11

V
K245
L6214h

李文饒外集卷一

吳興韓　敬求仲甫評點
同郡茅兆河巨源甫詮定

窮愁志 并序

予頃歲吏道所拘、沉迷簿領、今則幽獨不樂、誰與晤言、偶思當世之所疑惑、前賢之所未及、各爲一論、庶乎箴而體要、謂之窮愁志、凡三卷篇論四十九首、銷此永日、聊以解憂、地僻無書、心力久廢、每懷多聞之益、頗有闕疑之恨、貽於朋友、以俟箴規、

評史

夷齊論　三良論
張辟疆論　爰盎以周勃爲功臣論
漢昭論　漢元論
荀悅論高祖武宣論荀悅哀王商論
張禹論　三國論
羊祜留賈充論　宋齊論

夷齊論

昔夷齊不食周粟、餓于首陽之下、仲尼稱其仁、孟軻美其德、（孟子稱伯夷聖人之清者）蓋以取其節而激貪也、所謂周粟者、周王所賦之祿是也、諫而不從、不食其祿可矣、至於聞淑媛之言、輟飧薇蕨、斯可謂不智矣、夫薇蕨者、元氣之所發生、四時之所順成、日月之所燭、風雨之所育、周焉得而有之哉、若以粟者周人之播殖、則夷齊得非周人乎、反覆其道、盡未當理、然夷齊之行、實誤後人、於陵仲子、慕夷齊者也、乃至不義其兄之祿、潔則潔矣、仁豈然哉、厥後商洛四友、畏秦之酷、避秦之禍、豈止潔其身而已、

然殽紫芝以爲糧飲清泉以爲漿終老南山以養其壽斯可謂仁智兼矣

三良論

秦穆之殺三良詩人刺之矣春秋譏之矣今不復議唯三良許之以死而前代無譏何也且臣道莫顯於咎繇孝友莫盛於周公咎繇尚不殉於舜禹二后周公尚不殉於文武二王三良詎可許之死乎如三良者所謂殉榮樂也非所謂殉仁義也可與梁丘據安陵君同譏矣焉得謂之百夫特哉昔

惴惴臨穴三子亦未必肯蓐螻蟻刺康正在是

荀息許晉獻以言繼之以死君子猶嘆斯言之玷不可磨也豈得以生同榮樂歿共埃塵以爲忠乎晏平仲言君爲社稷死則死之斯言得之矣自周漢迄於巨唐殺身成仁代有髦傑莫不顯一身之義烈未有繫一國之存亡唯紀信乘黃屋以誑楚赴丹焰而存漢數千年間一人而已漢祚四百繇此而興余謂漢祖封建紀氏宜在蕭曹之上報德未稱良可悲也

張辟疆論

楊子美辟彊之覺陳平非也若以童子膚敏善揣呂氏之情奇之可也若以反道合權以安社稷不其悖哉授兵產祿幾危劉氏皆因辟彊啓之向使留侯尚存必執戈逐之將爲戮矣觀高祖遺言呂后制其大事可謂謀無遺策矣以王陵有廷諍之節置以爲相謂周勃堪寄託之任令本兵柄況外有齊楚淮南磐石之固內有朱虛東牟肺腑之親是時產祿皆匹夫耳呂后雖心不在哀將相何至危懼必當憂傷不食自促其壽豈能爲將相之害

哉高祖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此慮屬呂宗矣何可背之厥後稱制八年產祿之封殖固矣若平勃二人溘先朝露則劉氏之業必歸呂宗及呂后之殁刼酈商以紿呂祿計亦窘矣周勃雖入北軍尚不敢公言誅諸呂豈不艱哉賴產祿皆徒隸之人非英傑之士儻才出於世豈受其紿說哉嗟乎與其圖之於難豈若制之於易由是而言平勃用辟彊之計斯爲謬矣留侯破產以報韓結客以徂秦招四皓以安太子所謂必伏義居正由此

知不尚權譎明矣

爰盎以周勃爲功臣論

爰盎對文帝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者主在與在主亡與亡盎見勃自德其功有以激之也非至理篤論此言足以惑文帝聰明傷仁厚之政俾其君有薄宗臣之意竟使周勃大功皆棄非罪見疑可爲長嘆息也當呂后之世惠帝已殂少帝非劉氏陳平用辟强之計權王産祿絳侯若不與之同心而制其兵柄必由此而階亂矣劉氏安危未可知也（盎曰諸呂用事擅相王大尉本兵柄弗能王也）然磨而不磷涅而不淄未常不心存社稷志在劉氏外雖順遜內守忠貞得不謂之社稷臣乎其後絳侯繫請室盎雖明其無罪所謂陷之死地而後生之徒有救焚之力且非曲突之義楊子稱盎忠不足而談有餘斯言當矣善哉賈生之說喻堂陛之峻高者難攀卑者易陵文帝感悟養臣下有節有以見賢人用心致君精識若袁公者難與並爲仁矣盎唯有正慎夫人席塞梁王求嗣此二事守正不撓

（絳侯傾危而毒害假直言以自賈眞奸人之尤）

忠於守奉害錯之罪虐貫神明安陵之禍知天道不昧矣

漢昭論

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奸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年十四而知燕王書詐後有譖霍光者上輙怒敢有僭毀者坐之周成王有懿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觀召公不說遂使周公狼跋而東鴟鴞之詩作矣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欲疏賢士景帝信讒誅鼂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惜哉霍光不學亡術未稱其德然輕徭薄賦與人休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議鹽鐵而罷榷酤任忠臣之效也纔弱冠而殂功德未盡良可痛矣

正與武宗對照

漢元論

漢元帝習武帝游宴後庭又隆好音樂與弘恭石顯圖議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史臣贊曰優游

不斷漢宣之業衰焉余以班固之言未盡其癖蓋儒而不才權移所嬖非不斷也夫帝王者天也天以剛健爲氣粹精爲體氣剛而健則三光不昏體粹而精則四氣不亂剛也者不息之謂也故權衡獨運四時不忒粹也者不雜之謂也故乖氣消散陰陽不謬若運動不在於權軸鎔鑄不由於太冶蕩蕩上帝復何爲哉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豈堯舜之時上下皆公讒說不行人與其聰明哉豈幽厲之君上下盡邪讒言相蔽人不與其聰明哉元帝自稱淫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元帝蓋自以恭顯爲賢而任之不疑也

唐世自憲武外俱元帝之儔此論所爲關係

荀悅論高祖武宣論

荀悅論畧曰高帝天下初起庶事草創文帝躬行玄默遂至昇平而古典未備制度多闕武帝內修文學外耀武威而不盡其術不克其終宣帝任濂審刑採覈名實而不用儒術理化不成歷數三代以及元帝曰崇尚儒業從諫如流引班固賛賓禮

一肚皮不合時宜

故老優游亮直又曰貢薛韋匡迭爲宰相其旨以爲專用儒術莫盛於此班固荀悅皆文雅之士以元帝好儒徵用儒生故以茲爲美而深罪石顯痛心泣血稱詩人投畀豺虎嫉之甚也異乎余之所聞也任恭顯始於宣帝當宣帝之世石顯豈能蔽其大業哉則知惡不在於顯矣蕭望之周堪皆廊廟之器有師傅之恩石顯所忌廢而不用朋龍上書遂致于理其後劉向廢錮張猛自殺豈得謂之優游亮直乎賈損之京房雖不終其身亦皆英特

儁才道術奇士於元帝可謂忠矣亦因譖而死惑於讒邪豈得謂之牽於文義乎於讒邪則不斷於髦俊則用濂亦不得謂之優游矣貢薛雖能忠諫止於諷諭恭儉未嘗禦姦觸邪矣韋匡從容守位未嘗犯顏干色矣所以得乘時而進久安其位昔桀紂殺一龍逢比干而得天下之惡歸焉桀紂以拒諫而殺之其悖已甚元帝以信讒而殺抑又甚焉王業既衰至成哀陵替纔三世而王莽篡奪而宣帝稱亂吾家者太子也知子莫若父信哉是言

荀悅哀王商論

荀悅論曰夫獨智不用於世獨行不蓄於時昔人所以自退猶不得自免是以離世深藏又曰以六合之大一身之微而匹夫無所容焉豈不哀哉余三復斯論潸然出涕仲尼聖人也猶美顏子之行藏與我同志稱甯武愚不可及歎蘧瑗卷而懷之則聖人遵養時晦可謂至矣以仲尼之德足以塞叔孫之毀以仲尼之仁足以免陳蔡之困以仲尼之智足以避斥人之辱以仲尼之道足以容魯哀之世而逼迫多惧殆於危亡由是思之無非命也況王商者哉世人皆以貌寢質薄爲數奇敦厚碩大爲多福樂昌威重眞漢相容貌懾單于而遘愍於時遇讒而殞豈命之否也龍虎不能免於患及命之泰也蛭蟥皆得保其生余又聞之國之衰也忠賢先去故管仲知隰朋不久而齊國亂范燮令祝宗祈死而晉主憂伍胥戮而夫差亡汲黯出而劉安悖徒歎新都之奪孰救樂昌之禍昔秦繆以三良爲殉君子曰秦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棄善

人之謂也、

張禹論

夫社稷之計安危之機、人君不能獨斷者必啓於所敬之臣、然臣有忠邪時有險易、交有淺深、義有厚薄、范雎山東之匹夫也、入虎狼之秦、履不測之險、可謂交疎義薄矣、而能尊昭王、去穰侯、開秦霸業之基、以安固後嗣、可謂忠於昭王矣、夫能獨斷者英主也、古人言謀之欲多、斷之在獨、蓋爲此矣、天有震雷之怒、龍有逆鱗之恨、所以人君在於能斷耳、然親戚之際、恩義之重、斷之於已可也、張敞所謂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也、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周宣餞申伯、有孔碩之詩、晉康送文公、典如存之感、況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漢成帝車馬至張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禹以年老子弱、與曲陽有隙、乃言新學小生亂道誤人主、宜無信用帝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致漢室之亡、成王莽

之蔓皆因禹而發可謂漢之賊也國之妖也雖蛇鬬於鄭鷁退於宋妖不甚於禹矣朱雲欲以上方斬馬劒斷佞臣頭斯言當矣後代有類於此者其臣可以范雎爲師表張禹爲鑒戒

三國論

魏蜀吳三分天下而亡有先後非形勢有輕重積累有厚薄察其政柄所歸則亡之先後可知也蜀政在於黃皓皓隸人也內不能修武侯之舊典外不能制姜維之黷武紀綱日壞君子不服所以先亡也魏自明帝之後政歸仲達齊王已降唯守空宮亡之淹速繫於師昭之志將移神器之重須服天下之心未立大功亦不敢取所以蜀滅而魏亡也孫皓雖驕奢極欲殘虐用刑而自專生殺之柄不牽帷墻之制運盡天亡而後夷滅由是而知人君不可一日失其柄也如神龍之脫深泉震雷之無烟氣威靈既露人得制之蔣濟覩魏文帝與夏侯尚詔曰作福作威爲亡國之言所謂柄者威福是也豈可假於臣下哉後代覩三國之事可不戒

懼哉、

羊祜留賈充論

任愷庾尹（庾爲河南尹名犯廟諱字又非使所以不書也）以賈充邪僻、欲其疎遠、勸晉武令西鎮長安、唯羊祜密表留之、祜豈悅賈充者哉、良以愛君體國、發於至誠耳、晉氏傾奪魏國、初有天下、其將相大臣非魏之舊臣、即其子孫、所寄心腹、唯賈充而已、充亦非忠於君者、自以成濟之事、與晉室當同休戚、此羊祜所以願留也、昔漢高不去呂后、亦近於此、漢高嬖戚姬、愛如意、思其久安之計、至於悲歌不樂、豈不知除去呂后、必無後禍、況呂后年長有過、稀復進見、漢高棄之、如去塵垢、實以惠帝闇弱、必不能自攬權綱、其將相皆平生故人、俱起豐沛、非呂后剛强不能臨制、所以存之、爲社稷也、後世翼戴其君者、得不念於此哉、

（義雖留龐終非得已）

宋齊論

宋齊以降、繼體承祧者、君德寢微、王道陵替、纘緒之初、如革大運、降宥解網、以悅衆心、仁義之風薄、

骨肉之情廢前史評之詳矣然政未得中改之可也如弓之高下者抑舉琴瑟之不調者更張此亦天之道也豈獨人事哉唯用其罪人不可甚矣天下之惡一也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君豈有不忠於前朝而能忠於後王者毀泉臺春秋之所譏先儒之所惡宋齊之君有一於此必爲美政泉臺見妖尚不可毀況無妖者乎燕人之思召伯甘棠勿翦楚人之懷叔子望碑墮淚彼人臣也猶見思若此雖時移政改莫匪舊臣若伯益贊禹稱大舜之德曹參事惠帝守蕭何之灋魏文帝初受漢禪羣臣皆贊魏德唯衛臻獨稱漢美文帝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爲人臣者罔念於此可謂有百心矣

奉璽授册亦須要人徐廣一淚千古不乾矣

李文饒外集卷一 終